

最近，在音乐舞台上西部歌曲异军突起，迅速风靡全国，打破了港台歌曲对通俗领域长达七八年的统治，令人耳目一新，也使一些音乐工作者迷惑。西部歌曲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为此，记者走访了一位致力于陕北民歌研究的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贺艺。

记者：西部歌曲为什么能这么快风靡全国，魅力何在？

贺艺：西部歌曲，现在称为“西北风”，也叫“黄土情”，是通俗唱法和西部民歌杂交结合的产物。它的兴起有这样几个背景。自对外开放后，随着文化交流，一些港台歌曲进入大陆。由于长期的封闭，文艺的路很窄，这些大众化、口语化且又易学的港台歌曲就很快形成气候，遍及到城乡各个角落。但由于这些歌曲和三十年代的音乐有着较深的联系，不太适合表现今天中国人的情绪，且时间一长，新鲜感没有了，人们的审美要求需

关于“西北风”……

——访省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贺艺

本报记者 冯瑜

要深化，音乐就要寻求新的出路。民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西部特别是陕北民歌，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北方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粗犷、豪迈，具有黄土高原的风情，男子汉的气质。把它的主要音调提炼出来，配以流行唱法，就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轻声、柔声、气声的粗声、野声、大声。这种新鲜的格调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另外，音乐也不是孤立存在，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我个人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呈现奔放、豪迈。音乐要反映社会的需求和人们心理的需要，西部歌曲是最有条件的。我想这也是它能迅速兴起的一个原因。

记者：哪些歌曲可以称之为西部歌曲呢？

贺艺：一般所说的就是以陕西为中心的大西北的民歌。陕西、青海、甘肃、山西等地的民歌都有一些共同性，因此西部歌曲的范围也就比较广。但是由于陕北处在这几省的文化交叉处，因而不论是青、甘的“花儿”还是

山西的“民歌”，都和陕北民歌的音调有着共同之处。象现在流行的《信天游》、《一无所有》、《便衣警察》等歌曲都是根据陕北民歌的音调创作的。

记者：这样说我们陕西是西部歌曲的发源地了，但为何不见我省的创作和歌手，而外地却在这里大展风光呢？

贺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通俗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讲，我省不是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处在丰厚的音乐基础上，倒有点“处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了，缺乏创新精神，思想比较保守，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敢破传统的东西，怕改的没有陕北味了。所谓的保持风味反而将自己束缚起来，不能引进新鲜血液。另外，现行的文艺体制也影响了人们的创作和追求。现在才清醒过来，原来这些风靡的东西我们熟得不得了，优势就在身边。现在在音协和有关团体组织了一台较高质量的“西部之声”音乐会，大部分是自己的创作，即将赴青海参加“西北音乐周”《西海音乐会》，比起以往来，有新的追求和提高。

记者：您对西部歌曲的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贺艺：开发西部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是一个历史潮流。这块土地蕴藏了极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艺术宝地。一旦开发，虽是黄土，却是闪光的。因此，我认为“西北风”不会很快过去，而且在五年左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当然它也有待于改进，不能为粗而粗，为野而野，而要粗中求美，野中求美，逐渐向更高层次发展，以适应人们审美要求。

为此，华超多次提出离婚，张恩寿就是不肯。桑雨晨同情老师，进而产生了恋情。她坦荡而热烈地向华超表达了心声。华不堪多年地狱般的家庭生活的折磨，从心底对桑雨晨爆发了爱的火花。这时，张恩寿岂不是多余的第三者么？！当然，张恩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也有她的社会历史背景。她认为，离过婚的女人贬值、降价。她头脑中残存着“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等传统意识。就华超来说，他争离婚，又怕舆论；他爱桑雨晨，但又回避和她公开场合接触，显得那么懦弱。归根结底，还是不敢同封建势力斗争。由此可见，传统意识和封建势力束缚着人们自身价值的完善，残酷地摧残着人们的感情，这才是真正的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是改革大潮中的一支沉郁的涛声。通过这部影片，中国婚姻的质量问题在更大高度上提出来了。传统的一次性、高稳定的婚姻家庭中蕴藏的悲剧成份更明显、更尖锐的暴露了出来。但愿有情入终成眷属，但愿中国的婚姻朝着健康的道路迈进。

到底谁是第三者

——观影片《谁是第三者》

李根旺

看了北影新片《谁是第三者》，有股强烈的写作冲动。

《谁是第三者》的播出，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该片所表现的虽是一个家庭悲剧，但实际反映的却是旧传统观念对人们长期束缚以及人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样一个社会悲剧。

影片中，华超和张恩寿是明摆着的夫妻，按法律婚姻来说，似乎任何一位女性或男性的介入都会成为第三者。但我认为，桑雨晨不是第三者，因为在桑雨晨介入之前，这个家庭就早已破裂。不错，桑雨晨在法律没有判离华和张的情况下介入，激化了这个家庭的矛盾。可这有什么不好呢？名存实亡的家庭与其让它维持，还不如让它尽早解体。那种同床异梦的夫妻生活，既是男女双方的不幸，又是社会的不幸。所以说，桑雨晨的介入是合乎情理的。她追求爱情和事业并举的精神是八十年代妇女应有的性格。她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影片通过她执著追求纯真爱情这一形象，歌颂了社会主义婚姻的基础——爱情的价值。其实，从爱情婚姻来说，张恩寿却含有第三者的成份。她和华超婚前包办，婚后不和，十几年分居。俩人均在痛苦中煎熬。

喇叭声声

高利拔



山西的“民歌”，都和陕北民歌的音调有着共同之处。象现在流行的《信天游》、《一无所有》、《便衣警察》等歌曲都是根据陕北民歌的音调创作的。

记者：这样说我们陕西是西部歌曲的发源地了，但为何不见我省的创作和歌手，而外地却在这里大展风光呢？

贺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通俗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讲，我省不是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处在丰厚的音乐基础上，倒有点“处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了，缺乏创新精神，思想比较保守，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敢破传统的东西，怕改的没有陕北味了。所谓的保持风味反而将自己束缚起来，不能引进新鲜血液。另外，现行的文艺体制也影响了人们的创作和追求。现在才清醒过来，原来这些风靡的东西我们熟得不得了，优势就在身边。现在在音协和有关团体组织了一台较高质量的“西部之声”音乐会，大部分是自己的创作，即将赴青海参加“西北音乐周”《西海音乐会》，比起以往来，有新的追求和提高。

记者：您对西部歌曲的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贺艺：开发西部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是一个历史潮流。这块土地蕴藏了极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艺术宝地。一旦开发，虽是黄土，却是闪光的。因此，我认为“西北风”不会很快过去，而且在五年左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当然它也有待于改进，不能为粗而粗，为野而野，而要粗中求美，野中求美，逐渐向更高层次发展，以适应人们审美要求。



武俊英近影 冯瑜 摄

名秦晋，誉满京华，今年五月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蒲剧新秀武俊英，七月七日晚随山西运城蒲剧团来陕在西安解放剧场演出《苏三起解》，其表演得心应手，娴熟自然，唱腔婉转动人，情深意浓。暴满的剧场掌声经久不息，热情的观众也由衷的称赞说：“武俊英真会演戏，把苏三演活了，不愧是晋南来的玉堂春”。

趁运城地区蒲剧团在西安演出的机会，我去东亚饭店访问了她。武俊英，山西新绛县人，中等个儿，已是“而立”之年，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她十三岁学戏，师承蒲剧名老艺人筱兰香。近二十年来，不分春夏秋冬，她每天坚持早起吊嗓练唱，做功习武，汗水洒满了她艺术成长的路。她曾荣获过山西省最佳青年演员奖，山西省调演主演金牌奖和山西省“杏花奖”广播大赛第一名，是蒲城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她主演的《白蛇传》、《赛娥

冤》、《打金枝》、《送女》等二十多出戏，在晋南、陕西一带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城市一有武俊英的演出，戏票很难争到手；武俊英下乡演出，每到一家，当地群众就争着给武俊英扛行李，挤着要看武俊英。

在百戏呼救，剧坛不景气的今天，武俊英的演唱艺术，为何能有如此魅力，殊获观众垂青呢？主要是她的唱腔突破了蒲剧传统的旋律，加进了抒情唱段。

既不失蒲剧传统唱腔的特色，又有现代歌唱术的韵味，令人耳目一新。她善于弹性行腔，先入情、后入声；先收声，后收气，处处突出一个“情”字，且行腔徐疾顿挫，起伏多变，脉络清楚，跌宕鲜明，给人一泻千里之感。“俊英同志，你的唱腔优美、动人，是天生的吧？”

“有人说，爹娘给了我一副好嗓子，但我不信。我的嗓子主要是苦练出来的”。在练唱中，她除了按照老前辈们“先吐字，后发音，情贯注”的唱诀外，还根据自己的音质和音色条件，大胆采用了断音、颤音、滑音和具有各种感情色彩的装饰音。多年来，武俊英犹如辛勤的蜜蜂，置身于绚丽多彩的艺术天地之中，博采众长，锐意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风格。

武俊英在艺术上的不断长进，连续夺魁，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她曾先后被推选为省人大代表。但她从不以名演员自居，伸手要好处，争待遇。就连她应得的梅花奖金，都及时上交剧团。她说：“成绩是大家的”。

晋南来的玉堂春

——访蒲剧新秀武俊英 胡文龙

秦腔迷尽可大饱眼福

“咸阳杯”西北五省（区）秦腔新秀电视大赛开幕

由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咸阳杯”西北五省（区）秦腔新秀电视大赛，7月8日在五省（区）电视台同时拉开帷幕。五省48名青年演员粉墨登场，开始进行十轮一个半月的角逐。

这次规模空前的大赛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共有4000多名青年秦腔演员参加了各省的选拔。我省经过“公主杯”选拔赛选出的18名新秀带着各自的拿手好戏，也登上屏幕，大展身手。省电视台每周五播出参赛的四个折子戏，由五省（区）专家和秦腔爱好者共同评选，并将在西安举行颁奖活动。（晓雨）

古装戏剧中的服装与锣鼓

从古装戏剧演员的服装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古时官员职位的高低。据史料载，历史多以黄色为尊，如常所说的“黄袍加身”就是指皇帝所穿的绣有团龙的黄色锦袍。隋唐以来，品位较高的官员着紫袍，次之着绯袍、着绿袍和青袍的官员职位则较低。

古装戏剧中的锣鼓经，常用的有皇帝登殿时的“小开门”，元帅升帐时的“大吹打”，重要事情发生时的“急急风”，生死离别时的“哭头”，慌乱时的

“乱锤”，焦急不安时的“滚头子”，商议事情时的“五鼓锤锣”……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更有趣的是，从古装戏剧中的“鸣锣开道”也能识别官级大小。县一级官吏鸣锣七下，表示要“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的官员鸣锣十一下，表示“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中央一级官吏则非同小可，得鸣锣十三下，以告诫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磊）



田少军和《凶手与懦夫》

不知观众可还记得《鸳鸯楼》里那对既可爱又俗气的青工小夫妇？那个无知热心纯朴的丈夫的扮演者就是田少军。一点都不比“明星”逊色。尽管他的名字还不响亮，但影坛已对他刮目相看了，以他那健美的体魄，英俊的面庞，更以他那不造作，入木三分刻画角色的表演。

田少军的父母兄弟都是山西梆子演员。他原本也想继承“家业”，无奈嗓子不帮忙还非想当演员，几考话剧团落第。憋着一肚子火来电视台当照明工。在《四世同堂》剧组时，恰逢电影学院在附近招生，机遇抓住了！

目前他已是电影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主演过三部电视剧：《当代士兵》、《山路》、《悠悠寸草心》。在达式彪执导的上影侦破故事片《凶手与懦夫》里，他第一次在银幕上扮演主角，而且是一个集懦夫与凶手于一身的畸形儿。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一个平时胆小怕事，老实巴交的青年人，有一天晚上流氓当着他的面污辱了他的恋人，他在极度悲愤和狂怒后沉默了，变成了亡命徒。伺机终于杀了凭空施加给他屈辱和痛苦的仇人以雪耻。自己甘心锒铛入狱。田少军把这个生性软弱，平和待人，在残酷而突如其来的强刺激下内心失去平衡以变态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而造成终生悔痛的弱者心理，通过那双传神的眼睛和极有分寸的表演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

